

# 74年守望终迎「归人」

达州籍志愿军烈士钟登华的老屋



钟其林将AI复原的钟登华烈士像挂在老屋堂屋里。



钟登华居住过的老屋主体保存完好。



借助AI技术复原的钟登华军装照。

久便离开了人世。

大竹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感慨：“陈文菊的一生，承受了丧夫、丧子的锥心之痛，却从不抱怨钟登华的选择。她懂钟登华的隐瞒，是不愿让她承受离别之苦；她懂钟登华的奔赴，是为了守护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小家。”

“母亲是改嫁到黄家的，她经常给我们讲钟伯伯（钟登华）的事。”陈文菊的女儿黄依琼没见过钟登华，却知道钟登华喜欢吃苞谷粑、豆渣粑，陈

文菊将这两种食物的做法传给了后代。

每当逢年过节，无论是钟家还是黄家，家宴上总会摆上豆渣粑，仿佛在等待那个永远无法归来的人。

## 老屋的守望

82岁的王焕才至今还记得74年前的那个黄昏，因为那是与钟登华的最后一次见面。“当时我8岁，正在山坡上放羊。钟登华路过，陪我坐了一会儿，叮嘱我别让羊偷吃庄稼。”

王焕才记得钟登华的相貌，也记得他老屋当年的陈设。“门口的石头台阶，传了几代人了。当年，他们屋檐下有一副石磨，还有一块磨刀石。屋里没啥家具，但收拾得很干净，厨房里的柴禾也堆得很整齐。”

陈文菊改嫁到邻近的土主村前，做了一件令全村人敬佩的事：将居住的房屋捐给村集体，建议分给一位没有房屋的退役军人居住。

“母亲给我们讲，她当年住的房子，是全村男女老少一起帮忙翻修的，她改嫁了，有房子住，捐出来理所当然。”黄依琼说，住进老屋的新房主特别爱惜，除了小修小补，没动过主体结构。“母亲在世时，每年都要回老屋看看，经常坐在门口发呆，一坐就是半天。”

2014年，陈文菊去世，享年87岁，但后辈们仍经常去看老屋。最近这些年，新房主外出务工了，少有回家。这座土墙房屋，由钟登华的后辈们义务照管，主体至今保存完好，还是老样子。

“排水沟堵了，就去掏一下，杂草长起来了，就去割一下。最重要的是拣瓦，不能让屋顶漏水。”钟其林经常打扫老屋和院子，期待有一天伯父回来时，“能认得回家的路。”

## 迟到的团圆

钟登华牺牲时年仅24岁，生前未留下任何影像，这成为家人心中最大的遗憾。在他牺牲74年后，这份遗憾被科技温暖填补。

根据钟家亲属的描述，结合同村老人的回忆，封面新闻借助AI技术，经过反复修改调整，成功复原出钟登华的容貌。“照片”里的他，身材魁梧，面容英俊，与家乡人记忆中的模样重合。

近日，在大竹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帮助下，这张“照片”被装裱起来，由专车送到钟其林的手中。在钟登华牺牲74年后，他终于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故乡。“照片”交接时，乡亲们纷纷赶来，欢迎烈士钟登华回家。

“伯父，老屋还在。”钟其林双手捧着相框，小心翼翼地挂到老屋堂屋的墙上。“照片”上，钟登华眼神坚定，目光从堂屋延伸到了院坝——那里，有几株野草随风摇曳，晶莹的露珠从叶片上滚落，像是烈士归家时落下的眼泪。

大竹县烈士陵园里，钟登华的名字被镌刻在英名墙上。1982年2月2日编印的《四川省大竹县革命烈士英名录》，记载了钟登华的事迹：1951年12月18日在抗美援朝战争铁原郡“作战牺牲”。

1951年5月入伍后，钟登华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第126师377团担架连。1951年12月18日，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，377团担架连的部分战士奉命参战。钟登华冲上前线，在战场上壮烈牺牲。

土墙老屋依旧沉默，却无声地诉说着一切：一个年轻人的抉择，一辈辈人对烈士的缅怀，以及一个国家对英雄的铭记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曾业 摄影报道

## 曾亲历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 眉山老兵文玉祥迎来百岁生日

响应三线建设号召  
抗战老兵来到眉山

12月18日，阳光普照，眉山城区龙溪台小区，大家来来往往，一切照常。

鲜有人知道，小区里住着一个荣誉满身的抗战老兵，当天满百岁。

文玉祥的身份证显示，他出生于1926年12月18日。戢红说，根据老人前些年写的自我简介，他出生于浙江绍兴，1945年6月参加新四军，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50年10月底，文玉祥所在的第九兵团奉命入朝参战，首战长津湖。由于战况紧急，部队出发时，战士们只穿着薄薄的单衣和胶鞋就奔赴前线。就这样，25岁的文玉祥踏上了抗美援朝战场，他的身份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



百岁老兵文玉祥 杨建新 摄

兵团20军60师180团团部秘书。

戢红介绍，抗美援朝胜利后，老人没有选择去上海，而是去了更艰苦的吉林长春。1969年前后，他又响应三线建设号召，以中车职工的身份来到眉山。“他从来

不主动跟别人聊自己打仗的事，别人问起他也不爱讲。”

## 回忆长津湖战役 两次被弹片击中大腿

2021年9月，电影《长津湖》上映。文玉祥曾讲述自己记忆中的长津湖。

“长津湖是个地名，那一战，我们团的一营二连100多个战士冻死在雪地里……”

1950年10月底，文玉祥所在的第九兵团奉命入朝参战，首战长津湖。

彼时，朝鲜已进入严冬，又遇上50年一遇的寒流，气温骤降到零下几十摄氏度。文玉祥和战友们都顶着美军轰炸，脚踩着雪山、冰河，艰难坚守在长津湖畔。

他们白天躲避在山洞里，夜里行军，雪深及大腿。冰天雪地

中，战士们的单衣无法御寒，体温迅速下降，很多人撑不住，被冻死在雪地里。

文玉祥说，作为团部秘书，他除了传达，还要协助炊事班为前线战士煮饭——所谓的“饭”就是土豆，在挖的地洞里将土豆煮熟送到战士手里。

“一人一天两个土豆，冻得像石头一样硬。战士们饿得撑不住了，就把冻土豆放在胸口捂热，再一点点啃下来。”文玉祥说。

在一次为前线战士送饭的路上，美军投下的炸弹落在队伍前方，走在前面的战友们都牺牲了，文玉祥的大腿被弹片击中。

负伤后，文玉祥被送到后方，在伤口尚未痊愈的情况下，他又主动提出回到前线继续作战，结果又一次被炮弹碎片击中，至今仍留有弹片在大腿里面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李庆